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越春秋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嘉賓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史部九

吳越春秋

載記類

提要

臣等謹案吳越春秋六卷漢趙煜撰煜山陰人見後漢書儒林傳是書考隋書及唐書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篇殆非全書又有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入罕見獨煜書行於

世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他如文選註引季札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閭時夷亭事及水經注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煜本咸無其文云云考證頗為詳悉然不著名姓諸本往往佚之其註舊亦無撰人但註中時有徐天祐字惟此本為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刊後有題識云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

音註知出於天祐無疑惟其後又列紹興路儒學學録留聖學正陳昺伯教授梁相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四人名不知究出誰手耳熳所述多曼衍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時加於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有螣蛇青龍之語文種占陰畫六陽畫三有玄武天空天關天梁天一神光諸神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其多所附會可知天

祐註於事跡異同多有駁正然如季孫使越子期私與吳為市之類猶未詳辨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吳越春秋卷一

漢 趙煜 撰

吳太伯傳第一

吳之前君太伯者論語作泰伯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邰炎帝之後姜姓封邰國晉語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邰邰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斄城漢地理志作斄與邰同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遊於野見大人跡而

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姙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於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作辟）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復置於澤中氷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誕置之寒氷鳥覆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

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遂疑當作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納姞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

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世本隃作揄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亞圉世本作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是為八世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薰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薰育漢匈奴傳作葷粥音同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東

北有豳亭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豳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子季歷即王季也季歷娶妻太任氏音泰壬詩大明篇摯仲氏任毛氏箋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列女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生子昌昌有聖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酆止於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瑞丹書文多不載古公知昌聖欲

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岳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荊蠻號曰勾吳顏師古注夷俗語發聲猶越為于越也吳人或問何像像疑當作據而為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

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以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脩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名公分陝謂之

名伯也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召公奭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封太伯於吳太伯殂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鳩夷夷子餘喬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

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喬作橋盧作盧專作轉譙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畢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虢氏畢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史記正義同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夢以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

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也適吳以為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楚莊王怒使子反將去聲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

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作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兹至於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側界切次曰餘昧昧莫葛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

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於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諸樊以適適通作嫡正出也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爲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爲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

為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絶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宣公庶存適亡適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反自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上聲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

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漢改延陵為毘陵縣晉為毘陵郡又為晉陵郡今常州也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封數為吳伺祭祭當作察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闔弑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闔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十三年皆當删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

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以效不恨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也）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舟名餘皇為楚所獲亦曰艅艎）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作揜蓋揜其不備取之以歸）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音云）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前名當作前人舉即奢之父員之祖）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

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卒（音猝忽遽貌倉卒也）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史記曰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遂霸天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與登焉王曰臺美伍

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凄唳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

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左傳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己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

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
名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
以讒賊小臣而踈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
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
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
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
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名之王使使謂奢曰能
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

胥尚為人慈温仁信若聞臣召輙來胥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恥雖冤不争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内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盖侯相去不逺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忉

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

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讎不除恥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烏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

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後人追書也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

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柰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

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

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内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上聲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

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潯當作尋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

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劒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

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年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

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翌明也明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

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讎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讎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讎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讎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

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稅）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北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左傳作鱄設諸）專諸者堂邑（吳地漢地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

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遏史記索隱曰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則光之

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去聲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

之并力惟夫子詮擇言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

子建之母在鄖吳太子諸樊入鄖取楚夫人與其寳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遏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記與此合巢今無為巢縣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胛梁史記作畀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子胥傳兩女子爭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此書作十二年又以秋為冬皆誤伍子胥謂白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名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存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書似承世家之誤

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器字此書葬字恐是喪字之誤使公子蓋餘燭傭左傳蓋作掩傭作庸皆王僚母弟以兵圍楚使

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窋室中左傳作堀室史記作窋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

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快快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銕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窋室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劒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胷

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增韻雙枝為戟單枝為戈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軹註軹謂兩轊詩詁曰車軸之耑貫轂者為轛轂末之小穿容轊者為軹此言立戟交軹謂戟之立如軹之交倚專諸之胷也

胷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爲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傭奔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

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舒國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卷一

吳越春秋卷二

漢 趙煜 撰

闔閭内傳第四

闔閭（左傳作闔廬 史世家同）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恵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 出莊子）

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

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

天門通閶闔風也（史記律書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巳為地戶）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劒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

同師俱能為劒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寳之以故使劒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劒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劒聞於王使子作劒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劒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

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劒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槖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劒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劒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劒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劒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劒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

夫緉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舋通作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宫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舋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

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年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嚭披美切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白俱作伯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郄宛郄當作郤味此書似以伯州犁郤宛為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犁于郟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

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此云伯州犁號郤宛非也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遥切旦也）而食費無忌望而妒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郄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郄宛諸侯聞之莫不嘆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

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濵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鷰向日而熙誰

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

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聲名離臣昔嘗見曽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

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劒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

與神鬬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徼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卒音猝於字疑當作被詰責恨怒竝發暝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蔚當作覘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劒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

也歸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
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
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
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
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
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
眥占者（占疑當作覘）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
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

離曰吴王聞子髙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吴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吴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黙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

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

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乃微坐與（與當作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且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

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禄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劒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内計二子

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足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名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宫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

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劒盾竪尹切兵器所以蔽身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鑕鐵椹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

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為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

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

州犂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犂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於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盖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伍奢伯州犂與郤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所笑且郄郤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

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囊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題湊棺木內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向也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白鶴俱入羨

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劒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絶皆作胡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劒不知其名是何劒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劒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劒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劒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

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

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令字當作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旁即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劒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耶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劒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

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閭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灊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檇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為闔廬五年杜預解自此之前雖彊事小爭未嘗用大兵檇里左傳史記俱作檇李檇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當言公孫

不得云公子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郡名之豫章也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以歸為質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為闔廬七年史年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為據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

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名驌驦駿馬也驦音霜亦

曰驌驦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年止之唐成成當作人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困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絶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者是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

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蔡侯使其子乾為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兵當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漢水源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縣禹貢至於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三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令子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

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奔鄭楚師大亂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滯(左傳作雍澨)五戰徑至於郢王追(追當作迫)於吳寇出固將亡與妹季芊(綿婢切楚姓平王女也)出河濉(河水出崐崘濉與睢同杜預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睢水出梁郡鄢縣鄢道元註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三説各不同)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濉濟江

入于雲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䢵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暮宿羣盜攻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作王孫由于隱王以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鄖音云江陵有鄖城楚昭王時鄖公所築今松滋也大夫鍾建負季芉以從鄖公辛得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弟

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寶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即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

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音饒小楫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

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

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桓公誤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大也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桓當作哀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

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左傳國語皆作夷德無厭王不憂鄰國疆場之患逮吴之未定王其取分扶問切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墻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興兵伐吳

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馬子乘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唐從吳伐楚故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遂歸

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澨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衆存没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以來未有人臣報讐加此者也行去矣吳

軍去後昭王反國徐天祐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析公雍子子靈賁皇奔晉迭為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靡角巢鄢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聲子有言益其爵祿而反之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入郢鞭其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者可以監矣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犂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姦逞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刧刧疑當作刎之曲以暢暢當作傷君之迫厄之暢達之暢達當作而暢達

之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當作劣）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悷音戾懔悷悲貌）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䙴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

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

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閶門曰破楚門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塚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

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詳下文則夫差為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絶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禄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夫差闔閭曰夫夫下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

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越絶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華池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旦食䱉山越絶作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在吳縣東北吳之絜宮越王獻西子於此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斯且闔閭之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晉邑漢為鄱陽縣屬九江郡今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

吳師皆亡臣伍員伯嚭為之也其閭蠶𨀘棘櫟麻伍邑之役與膚浦臯舟鵲岸房鍾州來雞父之戰此書皆略而不載云

楚懼吳兵復至乃去郢徙于蔿若

蔿若字誤當作鄀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是乎遷郢於鄀史世家闔閭十一年吳公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纍闔閭子夫差兄史以為夫差索隱謂名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為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詳孰是鄀音若服虔曰楚邑今襄陽也

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

左傳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勾踐大敗之闔閭傷將指還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閭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略其事何也

吳越春秋卷二